

性理大全書

三十一三十二



漢書門類	
一一六	一七
一〇九	號
一四	函
四〇	冊

漢書門類	
一一六	一七
一〇九	號
一四	函
四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
冊數	40 (20)
函號	299 3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三十一卷

性理三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天氣質之性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

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

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

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

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

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人貴於能反

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
 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
 何也曰一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天
 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
 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
 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
 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

諸子之說始定

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
 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
 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
 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
 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
 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
 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
 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

大原

天地賦與之本然

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與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

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此物蔽了發不
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為義之意却在裏面只
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
發不出來折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
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

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
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
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性
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
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
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
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
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
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

曰

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精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入便

來了氣與人氣稟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為之然著他來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為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

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
 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
 性遲重七者來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
 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
 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先之會來然
 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
 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
 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

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入躁暴忿厲是又值
 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諂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
 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
 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
 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
 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
 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

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
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
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
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
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
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
物直至一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

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
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
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
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
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
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
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
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本

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
 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
 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
 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
 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
 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

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
 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
 相雜為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
 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
 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
 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
 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
 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
 清中微有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

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釜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甕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

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温公茶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來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

性理精義卷三十一

不怙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
少般樣或相倍徒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
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
少而愚不肖者多

集覽

日月如合璧前律曆志鄧平
太初曆海朔弦望最密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前天文志元封七年鄧平定
太初曆五星如連珠注言七曜皆會聚應候不差
性有三品出韓子原道篇韓子言
性有上中下三品注品等列也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
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
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

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
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
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
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
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
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
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
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卷三十一
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
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
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
蓋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
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
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
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
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

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
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
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
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
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
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
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
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

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集覽 汨以律切 水流貌

平岩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

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

朱子曰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孟子言而終不足以解

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

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

補註 朱子曰天之所命只是

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一挑出天之所命者說
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也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
性不論氣苟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
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火欠耳不
明則大害事

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破世俗錯認性字之

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及為所惑

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

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

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

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

補註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一心喚做性在二物喚做理又

後學讀之令人深有所感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此
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會說得氣
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
程朱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程
張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朱子曰人有氣質
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友上做工夫
方存得性之本體凡涵養體認克治克廣皆是反
之道也又曰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
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

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
 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
 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
 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
 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者氣質可變
 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
 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

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
 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
 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
 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為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
 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氣稟有厚薄而形
 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
 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
 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為性者是也是性也
 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大全
 十五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
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
則程子曰性即理也斯言盡之○天下之清莫如
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
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
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清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
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
於岩石之地者望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
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

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
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
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
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
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
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
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
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
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活

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
 增其滋穢外物之濁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
 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
 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
 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集覽 黃河之水按一
 統志黃河在西
 蕃采耳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
 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
 方七八十里覆高數之衆若星列蕃名火敦腦貌
 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又合
 忽蘭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
 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北九十餘里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

命論

智亦命也以論命兼○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操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
 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
 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
 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
 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
 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

君子以義安命

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
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
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為
是駭然耳所見少也集覽長平死者四十萬通鑑秦
使白起將兵伐趙趙使趙
括為將出兵擊秦起佯敗張奇兵以却之括乘勝
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食絕四十餘日
括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其卒四十
萬人皆降起乃挾詐盡坑殺之事在周赧王五十

五年按一統志長平地各在洛州長子縣南四十
里白起按一統志起鄆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
庶長戰勝攻取九十七
十餘城後封武安君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

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
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
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
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
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

命 貴知

於無氣其一物爾命莫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

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

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

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

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

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

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

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

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

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其觀

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

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

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

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

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

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

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
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
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
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
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
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
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
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

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
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
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
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
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
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
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
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

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天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

賢人得天地中和之氣

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天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

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
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
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
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
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
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
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一氣而已如何會恁
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
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操萬變所以不能得他

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
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
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
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
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
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
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
有壽天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
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

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

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_レ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萬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

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
 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上
 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
 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
 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
 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
 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
 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
 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

有許多條費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
 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
 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
 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
 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
 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
 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集覽 伯牛按一統
 志用耕字伯

牛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有疾將死孔子甚
 痛惜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世追封鄆公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

發者為義理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其稟賦不同
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
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

曾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
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
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
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
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

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
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
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
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
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
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下
辨論○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
生理大全
二十一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
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
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
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
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
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
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
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

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
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
勝而為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
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
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
曰固是然此只是太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二十一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二十一

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
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
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
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
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
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
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

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
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
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
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
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
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
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論 二十一

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

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大全
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
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萬實便是德剛
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
故為才○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
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
問人有強弱曰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
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
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
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

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
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
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
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
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為才之
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
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
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
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大全

伊川
孟子
言才

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
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
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
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
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
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曰孟子與
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
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

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
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
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
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
靈曾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
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
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
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
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生理大全卷三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
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
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邪抑
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
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奇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
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
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
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
可以為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
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
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曰孟子
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
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太本止發來便見
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
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性理論

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雖禁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
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
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
人不能會之為一○問心有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
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
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所主為
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
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

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
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
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
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
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
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
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

性理大全卷三十二
性理論

聖人之
與大
為一

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
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
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
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
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
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

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
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
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
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主宰一箇意思則與人
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恁生奈何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性理大全

三

心定其言重以舒

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
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
也有入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
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一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覽集

張天祺按宋鑑張戰字天棋鄧人載弟篤行不苟
為一時師表關中稱為張奉進士仕至監察御
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出知公安縣
徙監司竹監至奉家不食筍其清慎若此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補熊註氏
日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重而和緩
心若紛擾則言必妄發發必輕浮而急躁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
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
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
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
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
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
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
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作性
便是天當處

生理
三十二
生理

心要在腔子裏

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足，處便

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

人盡物與天地蒸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

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

在腔子裏。集覽：居京師往長安，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辭言之，按一統志：長安縣名。漢唐所都，今為縣，屬西安府。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為不

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

皆病。補註：熊氏曰：心大則寬平弘遠，無往而不達。心小則徧狹固陋，無所處而不病也。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

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

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

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

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

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

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入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

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

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
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曰這般處極細難
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
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
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
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
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
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集覽葉賀孫按宋
鑑賀孫龍泉

人蚤年從朱文公遊官至校書郎嘗編輯文公
語錄卒謚文修學者稱為西山先生祠于學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
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
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
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
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
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葛蒲茯苓所可補也
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
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

性理大全卷三十二 性理命
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
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
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
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
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
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
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
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曰
以揮扇是氣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

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
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
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
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
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
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
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
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貫
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

性理大全卷三十二 性理命

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
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
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
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
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
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
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
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

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
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集覽游誠之氏族游誠之南
軒高弟也嘗論太極無

極之旨聞者服其簡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
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
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
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上之時
如孟子言言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言
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作見孺子將
入井皆有中休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
惕惻隱之心生所謂有

讀論語了後其中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
得一兩句喜者孟子極論一本之說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
遂憮然為斷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
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
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
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
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
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
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
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

意○答王子台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
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
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
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
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
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
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
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
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

生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
入井牛不穀鯨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
牛穀鯨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
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
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
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
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
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
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

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
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
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
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
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
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
乃是眾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
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物之所得以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

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
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
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
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
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
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
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干之也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
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

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
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
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
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因舉林擇
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
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
闕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
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
不能入矣林擇之按宋鑑擇之古由人自火類
悟及長博極群書無物不格與蔡季
通齊名悔卷朱文公
每稱之為友者也

○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
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
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
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
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
有少許砂土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
憂患好樂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
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一云天理存則周流
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

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
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
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
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
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
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
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
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

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
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
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
者心不牽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
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
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
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心有善惡否
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
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

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
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
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
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
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
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
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自亦有視聽此是心
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
生理心
十一

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

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惺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

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寐有主而寤無主故寂
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
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
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
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
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
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
裔之可壽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
寂感所以為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

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
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
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
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
故自其太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
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
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
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
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

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
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
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
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
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
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
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
得之○問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
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

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麓細緩
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
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
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肩
肩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
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
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
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
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

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
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
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
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
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
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
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
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

則意方足耳○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
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
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
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
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
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
在焉○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
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
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
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
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
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
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
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
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
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
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
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
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心該誠神
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
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
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悻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
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
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
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
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
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問大學或
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
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
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
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
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

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
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
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
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
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
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
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
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明道云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

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

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功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替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某所見之謬耶曰極是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

道心如將

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下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

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止即道心矣又
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心定者其
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
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
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
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
則百物皆病曰此言彼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
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問
橫渠云心要濶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

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
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
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
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集覽孫思邈按唐書思邈華
藥居太白山隋文布以國子博士召召不拜世宗
召至京師時年已老又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山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
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
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枯
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

生理大全卷之二

生理大全

三十一

是脱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橫渠
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
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
是泛泛底意思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
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問其嘗著心說云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
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
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

不可已カラム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
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
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
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
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
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
地相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
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
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

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
措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
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
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習中光
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
與天地同天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丕
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
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
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平上帝而

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
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
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
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
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
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
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
其本而維夫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
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

生理大全卷之十一 性理論

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我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

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其不見其切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性理論 二十六

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

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

生理大全卷三十一
生理大全
二十七

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
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
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通無一人欲
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
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
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
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
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
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

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
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
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
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
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
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
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
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
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性理大全

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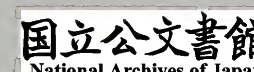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

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為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

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用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



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个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

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一分飢餓瀆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象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

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錙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枯靜死定在這裏常變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孔子極盡此心之量

已矣此意極為入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
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為
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為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
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
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
窮之量無下理下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
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

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
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發，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發，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夏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一堵實有累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

開萬世心學之源

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
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
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
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
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
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
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
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
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

精一理學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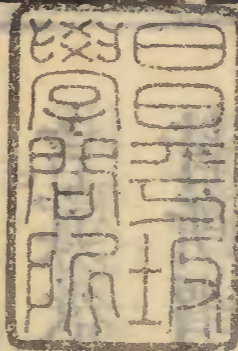
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
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
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
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
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
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下心至切而近至小而大至微而
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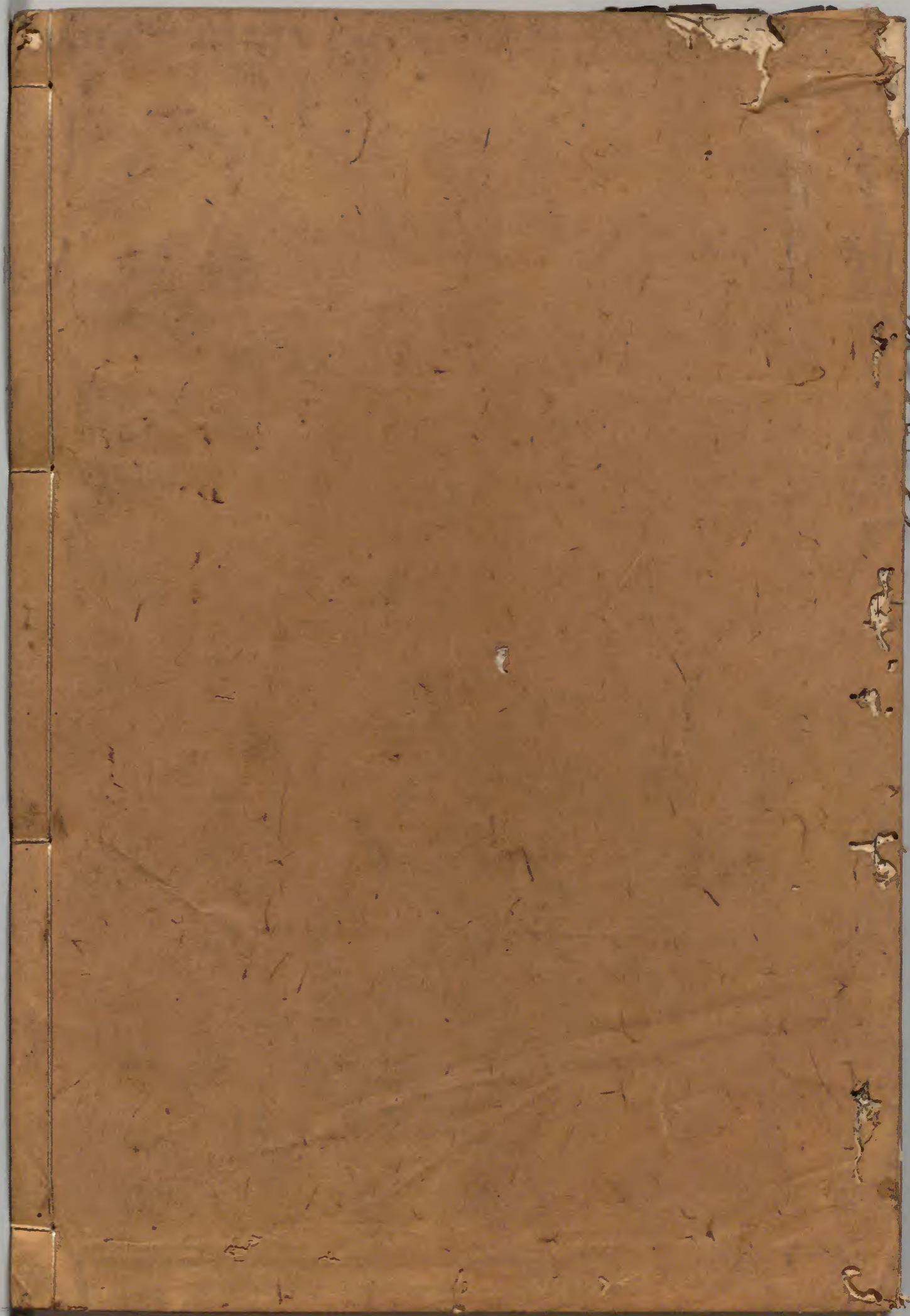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萬世
心學
之綱
要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
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
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
本虛者其致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三十二卷終



Handwritten text in Japa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stamp,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